

生死爱恨一间

SHENGSI AIHEN YINIANJIAN

【美国】刘墉◎著

漓江出版社



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，
织这生死爱恨的网，
也用这一辈子的时间，
解那生死爱恨的结……



生死爱恨 一念间

SHENGSI AIHEN YINIANJIAN

【美国】刘墉◎著

漓江出版社



MA008/08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死爱恨一念间/(美)刘墉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02.5

ISBN 7-5407-2849-3

I. 生… II. 刘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2277 号

版权合同登记号:桂图登字 20-2002-036

原出版者:台湾水云斋文化事业有限公司

版权代理:广西万达版权代理中心

生死爱恨一念间

作者◎〔美国〕刘 墉

责任编辑◎符 浩

书籍设计◎石绍康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63978 2863956 (发行部)

传真◎(0773)2802018 2821268

E-mail:ljchs@public.glptt.gx.cn

印制◎桂林漓江印刷厂

开本◎850×1168 1/32

字数◎96 千字

印张◎7.5

版次◎2002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◎1—60000 册

书号◎ISBN 7-5407-2849-3/I·1703

定价◎12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◎刘墉正为君子兰分株◎刘轩摄影



刘 墉

画家、作家。一个很认真生活，总希望超越自己的人。曾任美国丹维尔美术馆驻馆艺术家、纽约圣若望大学驻校艺术家、圣文森学院副教授。出版中英文著作六十余种，在世界各地举行个展近三十次。

创作的原则是“在感动别人之前，先感动自己”，“为自己说话，也为时代说话”。处世的原则是“不负我心，不负我生”。

现主持水云斋。有一颗很热的心、一对很冷的眼、一双很勤的手、两条很忙的腿和一种很自由的心情。

发行热线：0773-2803218

2863978

发行传真：0773-2821268

邮购热线：0773-2865335

★ 刘墉、刘轩图书目录 ★

【漓江出版社出版】

刘墉 著

《超越自己》

《创造自己》

《肯定自己》

《心灵指南》

(《创造自己》、《肯定自己》、《超越自己》精装合订本)

《萤窗小语》①②③④

《萤窗小语》(精装合订本)

《在生命中追寻的爱》

《当我最浪漫的时候》(上下)

《离合悲欢总是缘》

《我不是教你诈②》

《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》

《在灵魂居住的地方》

《爱，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》

《生死爱恨一念间》

《抓住心灵的震颤》

《心灵的四季》

《点一盏心灯》

《捕梦网·生命的启示》

刘轩 著

《寻找自己》

《Why not?给自己一点自由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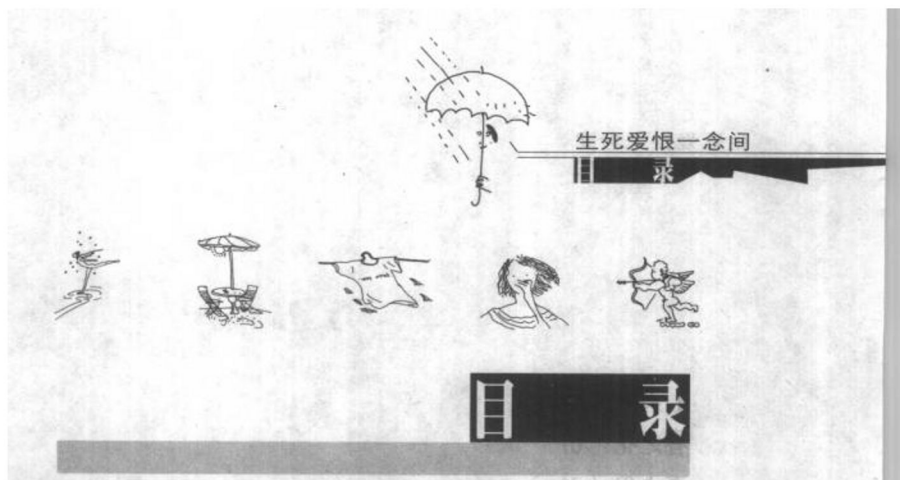
《属于那个叛逆的年代》

责任编辑◎符浩

书籍设计◎石绍康

本社拥有独家版权，侵权必究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自序

1 / 生死爱恨一念间

珍惜一念间

13 / 多活几年

19 / 惜福

23 / 惜物

27 / 惜缘

33 / 如果你没了

39 / 该不该称作完满

45 / 从泥泞中站起来

51 / 天葬

59 / 错也是对



生死爱恨一念间



■ 悲喜一念间

春之花 / 67

夏之果 / 71

秋之实 / 75

冬之草 / 79

完美与破碎之间 / 83

无价 / 91

在等待的妈妈 / 95

心灵的故乡 / 105

闪亮的美 / 1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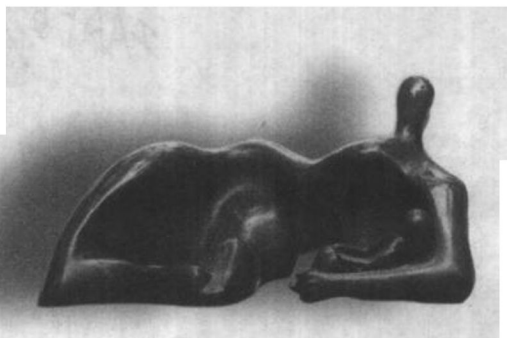
百年之后 / 1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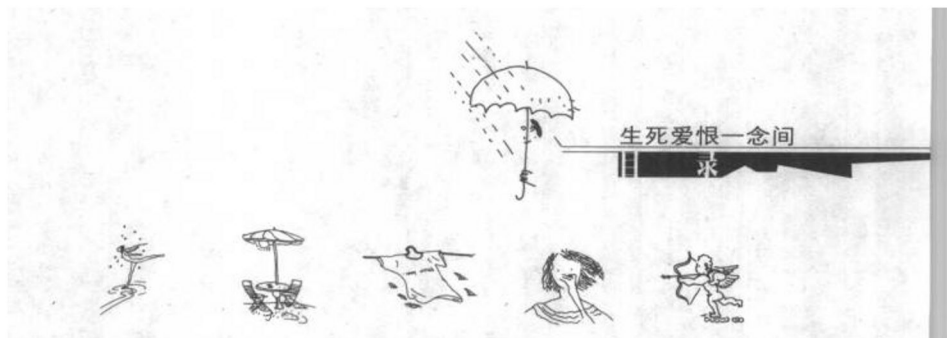
■ 爱恨一念间

爱的进行式 / 125

歌舞幽灵 / 133

都是人子 / 139





生死一念间

145 / 生死渡

157 / 身在福中总不知

163 / 生与爱的使命

169 / 笑到心深处

175 / 爱情的本色

生死爱恨一念间

181 / 昆虫之死

183 / 蝉蛹之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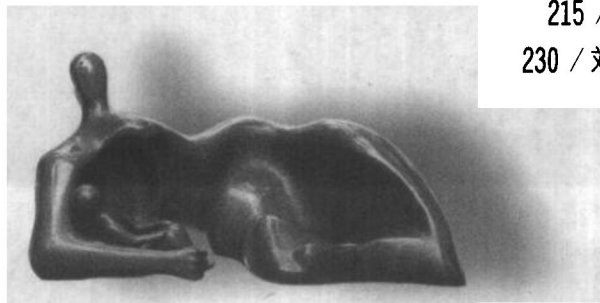
191 / 杀手挽歌

201 / 执著的爱恋

207 / 安心的旅程

215 / 刘墉大事记

230 / 刘墉著作年表



自序

人的一生，
如果不能由幼年时的被关怀，
成年时的关怀亲人，
到有一天，
关怀每个人，
甚至一草、一木，
以母亲般的爱，
去爱这世上的一切，
就不能成就伟大的人生。

生

死

爱

恨

一

念

间

|| 生死爱恨一念间 ||





大前年的夏天，八十多岁的老母突然对我说：

“趁孙女还不会爬，比较好带，又有你岳母在这儿帮忙，你陪我回一趟大陆吧！跟那些老朋友见最后一面，再回来，我就心安了，全心全意照顾这个小孙女。”

于是九月，我们上了返乡路。

飞机十分拥挤，许多娃娃闹成一团，前座两个小男孩，不断爬上椅背，把零食掉在我们身上。可是以前不怎么亲近小孩儿的老人家，居然不介意，反而逗孩子们开心。

过境阿拉斯加，落地休息一个钟头，老人毫无倦怠，主动找那些带小孩的父母聊天，然后喜滋滋地回座对我说：“我问人家的孩子多大了，原来只要一岁多，就能长得那么大，真高兴！”

“高兴什么？”

“高兴知道，我的孙女过不了多久，也就能长那么大。”

邻居有位老太太，全白的头发，弓着背，抖着手，说几句话就直喘气。但是好几次带小丫头经过她的门前，她



都高喊着挥手，然后颤悠悠地从屋里抱出一架相机，为小丫头拍照。

她拍的照片，几乎没一张是清楚的，有时候连头都拍不见了。她总是一边骂照相馆洗得太差，一边叹气。

“唉！两年没见我在国外的孙女了。”说着掉下眼泪，“看到你的小丫头，就好像看到我的小丫头。”

广播电视发展基金，为我向学校请假三年，回台湾筹划一个文化性的节目，使我近两年来，对于家，真是聚少离多。

“每次女儿刚跟你熟，你就走了。回来，又生了！”妻对我说。

这次离家时，已是夜里九点，一家老小站在门前送，门灯在身后，黑乎乎的几个人影，孩子没哭，也没挥手，却有一脸的惶恐，仿佛不知发生什么事。

我叫计程车怎样转出街角，竟忘了再回头多看家人一眼，倒是路上跟司机聊了不少。

机场也有不少熟人，大家放肆地笑着，把笑声一路带



进机舱。

飞行很平稳，我先拿出随身带的小说，又试着看了一段电影，都觉得索然无味，便闭目养神，自己哼着曲子。

突然，听到一声清脆的童音，一个孩子喊：“爸爸！”

那孩子可爱的声音，竟使我浑身震动，像是决了堤，两行热泪从闭着的眼眶中，一下子滚落面颊。

不知是因为漂泊得太多，还是由于年龄的渐长，前面的日子眼来不及过往的多了，使我这两年对于生命愈发地珍重，珍重自己所有的，也珍视每一个别人的孩子。总觉得在人家孩子的身上，见到了自己的骨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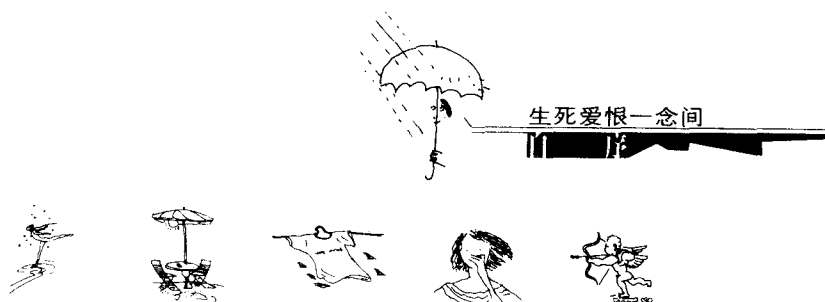
常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部战争片，身经百战的铁血勇士，来到某个村庄。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，给他端了杯水过去。

勇士接过水，凝视着老妇人的脸，突然泣不成声。

电影里没有说他为什么哭，但是戏院里许多人都落了泪。最大的感动来自真情，而真情是不必说明的。

问题是，在我们不断由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时候，能有几个人推己及人，真正把对自家的爱，扩大到别人的身





上呢？

这又使我想起另一部电影，少年时看过的武侠片《离别钩》，里面说：使用离别钩的高手，只要挥出离别钩，就能使对方的肢体分离，更让敌人和他的亲人别离。但是别离正是为了相聚，让那离别钩所保护的人们，能够相聚。

于是我想，由于爱是那么具有排外性，当我们爱自己所爱的同时，是否也表现了对那些别人所爱的？而我们的相聚与欢乐，是不是常建筑在别人的分离与痛苦上？这世间有几个武器，不是为了爱自己，而去杀别人，以及别人所爱的？

记得十四年前，我初到美国的时候，几位维吉尼亚的教授，开车带我到大烟山旅游，从山上远眺维州平原，一位教授说：“多么美好的大地，肥沃的土壤，可惜都是我们白人从印第安人手上夺来的。”

我毫不经大脑地问：“那为什么不把地方还给印第安人呢？”

场面一下子尴尬了……



至今，我还为当时的唐突有些怔忡，但是那位教授所说的话，则令我咀嚼再三——

“发生的已经发生了。历史没有错误，它永远无法再来过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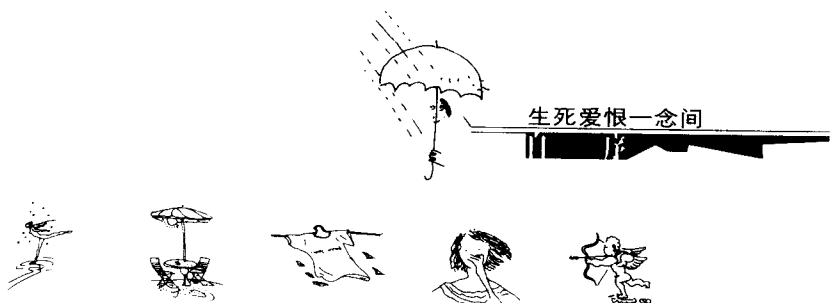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五百周年，但是在邓昌国先生临终前完成的《伴我半世纪的那把琴》中的一段话，却使我对这个纪念，有了另一种看法。

邓先生引述了美国作家汉斯·康宁(Hans Koning)的话：

“哥伦布对支持者承诺，会带回如山的黄金。而实际自一四九二到一五〇〇的八年之间，哥伦布和他的两个兄弟，在Hispaniola(现在的海地、多米尼加共和国)登陆，杀了几十万土著，相当于当地一半的人口……”

去年底，邓昌国教授离台的当天上午，我去延吉街他暂住的朋友家探望。在肝癌的折磨下，他已经瘦得不成人形，却拿出近两年勉力完成的小提琴教学录影带给我看，又写下我在台湾的地址，说要寄一本即将完成的书给我。





“多保留点体力!”我说。

“生命，如果不能对下一代的生命做点事情，又有什么意思!”

我在门口跟他拥别，约好在美国碰面。老人家的身体好轻，好薄，像是一张纸。但是，他的那句话，很重!

我发觉，一个生命的完成，不仅是尼采所说的，需要经过骆驼、狮子和婴儿这三种境界，更应该由婴儿的境界，走向母亲。

人的一生，如果不能由幼年时的被关怀，成年时的关怀亲人，到有一天，关怀每个人，甚至一草、一木，以母亲般的爱，去爱这世上的一切，就不能成就伟大的人生。

在邓先生最后的作品中，我看到了这种关怀。

《生死爱恨一念间》，也是我试着表达一些这样关怀的作品。

我认为正因为我们有死的恐惧，所以能珍视生的喜悦。而面对那难免的死亡，与其无谓地逃避，不如作积极的贡献。由创造生命，养育我们的子女，到爱护生命，铺设美



好的未来。

谈到爱，我觉得它是宇宙的一切，没有爱，没有做爱，这世上的生命都无法延续。所以我再一次强调《爱，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》当中的那句话：

“上帝创造的最伟大的东西，不是万物，不是宇宙，而是爱！我十分不合逻辑，甚至执著地认为，上帝在创造一切之前，先创造了母爱，上帝本身就是爱，这世界也就是由爱所凝结！”

至于恨，我觉得它应该是爱的另一种产物，一种变形。由于过度地爱自己，以至于排他人。由于不愿意自己的所爱被别人排斥，以至于恨别人。

曾有一个被女朋友抛弃的男孩子，对我数落了一大堆女孩的不是，甚至骂那女孩子淫贱。

当时我只是听，没做任何评论。

过不多久，他们居然复合而且结婚了。

后来遇到，男孩子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，当时他讲的全是气话，希望我能忘掉。



“只是我不懂，你当时为什么那样恨她？”

“我不去恨，怎能忘得了她呢？”男孩子说，“恨，是为了我自己要活下去！”

如同当时听男孩骂的时候，我不加任何评论，在这本书里，我多半谈生、死、爱，而不强调恨。这不强调，不代表世上没有恨，只是因为恨与爱难分，而最伟大的爱，应该包容一切的恨。

有一天坐计程车到民权东路的殡仪馆去，车过荣星花园，一个穿白纱的新娘，正被新郎牵引下礼车。

司机先生突然一笑：“民权东路，太有意思了！这个荣星花园演的是‘爱’，下面殡仪馆演出的是‘死’，再过去的恩主宫，是解救，是‘生’！”

“有道理！”我鼓掌，“但什么地方是‘恨’呢？”

“这都想不通吗？”他大笑，“街上的乱七八糟、冲来撞去、你争我夺，就是恨！”

“可不是吗？看穿了，只是一条街上的平常事。”我说，“生、死、爱、恨，一念间！”